

风物咏

刺槐花开

林红宾

早上妻买菜归来,言及有卖刺槐花的。物以稀为贵,价格自然不菲。我听后,好像听到山野在殷切地召唤。吃罢早饭,便与妻携带方便兜,乘坐公交车,在郊外的垓顶下车。但见满山的刺槐树相继开花了。放蜂人总是紧跟春之芳踪,老早赶来了,公路两旁摆放着好多蜂箱,搭起几座帐篷。蜂群有如蚊蚋飞舞其间,嗡嗡声不绝于耳。

我们俩徒步二里许,来到水库西面的小山。我对这儿非常熟悉,每年中秋时节的雨后都会到这儿捡莴儿(蘑菇)。这儿除了松树就是刺槐树,尤其山半腰小刺槐树较多,伸手就可撸花。我们来得正是时候,只有少数刺槐花张开笑脸,或是含苞初绽,大多是蓓蕾丰盈,白绿参半;有的则如大米粒儿,绿莹莹的,需过一个礼拜才能开放。

我在撸花时,几只蜜蜂从花朵中爬出来,它们视我为不速之客,像些金黄色的石子儿悬在我面前,不住声地鸣叫,分明在抗议我们侵犯了它们的领地,掠夺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。我深感内疚,但是为了品尝野味,只好夺蜂之美,此情望谅。再说,我们只撸那些含苞欲绽的,至于那些完全开放的,以及还未长大的花蕾,则统统不要,留待你们以后采粉就是了。既然如此,你们何必斤斤计较呢?附近有一只不知名的小鸟,在它聪明的才智和圆润的歌喉,营造出一种至纯的宁静。一只山雀嫌山中寂寞无聊,乍见到我们,便飞到近前热情“搭讪”:槐花开啦,赶快采吧,错过时机,可就没啦。我应声作答:是的是的,正在采哩,多谢提示,我甚感激。我饶有兴致地撸花,同时端详眼前这生机盎然的生命景色,享受这样静融洽的生活乐趣。

撸着撸着,我仿佛产生了幻觉,返老还童,与伙伴们在村边的刺槐林子里撸花儿。

刺槐树是故乡的主要树木,村里多是大树,南沟、北山则密而成林。它们与乡亲有同样的秉性,生来不嫌地面苦,越是岩石嶙峋的山坡,越长得旺盛,树干挺拔而坚硬,鲜有扭曲之媚态,而且浑身长刺,凛凛然不可侵犯。它们不像杏花、桃花、李花、樱花、梨花、苹果花那样群起争春,而是等那些花儿依次表演结束之后,方登台亮相,这时,节令已经踏进夏天的门槛了。刺槐花如同村姑一样,朴素清雅,落落大方,不会矫揉造作,只要春风频频抚摸,春雨细细滋润,就像得到号令,于翌日清晨竞相开放,成为故乡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刺槐花与藤萝花十分相似,一嘟噜一嘟噜的;又如白色的流苏缀满枝杈;一

树树,一片片,淡雅成趣,宛若徘徊于故乡的酣睡未醒的晨雾。细溜溜的小南风吹来,花儿婆娑,犹如数不胜数的粉蝶落满枝头。馥郁的芬芳注满每一处农舍,细细嗅之,如同佳酿。

刺槐呈嫩条时,长满了尖刺,待长成大树后,尖刺就从树干枝杈间褪去。我和伙伴们时常爬上树倚着枝杈摘花儿,女孩子不擅爬树,只能待在树下央求我们撅一些花儿稠密的细枝抛给她们。长辈们曾告诫我们,撸刺槐花时,对于小刺槐树决不允许撅枝撸花,因为树也是有生命的,撕断树头树枝,等于弄残了它的身体,它会疼得受不了的。不过,对于那些高大的刺槐树来说,在枝杈间撅些细小的枝梢并无大碍。另外,刺槐花开之际,正是鸟儿下蛋或孵化雏鸟的时候,撸刺槐花时,倘若发现了鸟蛋或雏鸟,千万不要动它。鸟儿和树是亲戚,风儿为树梳头,鸟儿为树捉虱子。我们牢记长辈们的话,见了鸟巢从不动它。我们将刺槐花囫囵嘟噜摘下来,抑或有选择地撅些细枝抛下去。这举手之劳总会博得女孩们的青睐,她们银铃般的笑声在林中荡漾;她们的笑脸就像盛开的刺槐花一样灿烂!我们深受鼓舞,大显身手,树下愈发热闹起来。

刺槐花不苦不涩,馨香扑鼻,撸一把揶在嘴里咀嚼,如同在默读一个春天里的故事。刺槐花用开水一焯,再用凉水一浸,可掺入豆面渣,也可佐以五花肉包包子,那可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呢。槐花蜜委实是蜜蜂酿造的琼浆玉液,是蜂蜜中的上品,品尝一口,沁人心脾,唇齿留香。由此可见,刺槐花乃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慷慨馈赠!

是的,人类生存离不开树木。人类与大自然唇齿相依,血脉相连,历来在选址定居时,注重树荫水泽,林茂风爽。尤其古代一些高士,看破红尘,归隐山林,苍松鸣泉为伍,明月清风相伴,亦耕亦樵,青灯黄卷,虽然清苦,倒也逍遥。眼前这片花儿盛开的刺槐林,既是蜜蜂的乐园,又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。倘若没有这些树,没有这片山林,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如梦如幻的槐花,就没有了委婉动听的鸟啼,那么这片山峦就变成了一座冷山,一座死山!因此,人们务必像保护自身一样保护树木,保护山林,保护环境,与芸芸众生和谐相处,同生同乐,共存共荣。

我们俩撸了不到一个时辰,就满载而归。一连几天,我仿佛仍置身于槐花飘香的刺槐林中,心里感到香香的,甜甜的……

槐花香满城

张凤英

我已经在杭州生活了五年,每当五月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烟台满街的槐树花。

槐花是一种很普通的花,没有艳丽的颜色,也没有浓郁的香气,但是它却有一种别样的魅力,能够让人心旷神怡,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

槐花在烟台是很常见的,它们长在路边、河边、山坡上,以及房前屋后。每当五月初,槐花就开始绽放,一簇簇的白色小花星星点点,点缀在绿色的树叶中。槐花开得很茂盛,有时候会把整棵树都覆盖住,形成一片白色的海洋。槐花虽然不是浓香,但是却有一种淡淡的清香,随着风飘散在空气中。走在槐花下面,你会感觉到一种清凉和舒适,仿佛置身于一个清幽的世界。

其实槐花在北方的许多地方都很常见,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省都普遍有槐树种植。我记得小时候,最喜欢和小伙伴去采摘槐花。我们拿着篮子或布口袋,把手伸进树枝里,轻轻地摘下一朵朵的槐花。我们会把槐花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,然后放进嘴里咬一咬。槐花有一种淡淡的甜味,像蜂蜜一样。我们还会用槐花编成项链或者发饰,戴在身上头上,觉得自己像是公主或王子一样。我们还会把槐花拿回家给父母或老师,他们都会很高兴地收下,并夸奖我们孝顺和聪明。

在烟台吃槐花,印象最深的是婆婆在我家生活的那几年,春夏之交槐花盛开,我和爱人经常上山去采集槐花,拿回家以后,婆婆就用它包槐花包子。婆婆的手很大,就像一把蒲扇似的,她包的槐花包子非常大,而且包子皮很结实,一个也不开馅,吃起来包子皮劲道、馅松软,非常可口。我一顿饭能吃一个,爱人能吃两个。我们一边吃槐花包子,一边夸婆婆的手艺好。婆婆高兴得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。

我对婆婆说:“老娘,我很喜欢闻槐花的清香味道。”婆婆说:“这有何难,你把槐花采摘一袋子,在阳台上晾晒干,然后和茶叶一起装在枕头里,这样每天晚上睡觉就可以闻到槐花的清香味儿了。”我按照婆婆说的方法,做了一个槐茶叶枕头,一直用了很多年。

最难忘的是我们50多岁的时候,身体健康,每天早上都去爬山。我们踏着清晨的露水,迎着早上初升的太阳,头上戴着用槐树枝子编成的帽子,一路小跑冲上山顶,心里别提有多么畅快啦!

那时候,我们住在迎祥路,从家门口到南山坡顶,道路两旁都是槐树,我们简直就是沐浴在槐花的香气中。有时候我想,如果让我选一样花儿作为烟台市的市花,那么我一定要选槐树花。

后来我搬家到奇山小区,早晨去早市上买菜,去快餐店吃早点,路过的街道两边都是槐花。是谁知道我喜欢槐树花,在我生活中到处都盛开着这么美丽的槐树花啊!

如今在杭州,每年的五月份我就会寻找槐树花的踪迹。但是,我们的住宅小区周围都没有槐树花的影子,我于是更加怀念在烟台的那些槐树花飘香的日子。

五月槐花白如珠

刘宗俊

槐花香,适春暮,未与东风共舞。其色清新,其味馥郁,花如缀玉,味散天香,多傍山临村而植。蜂来撷蜜,雨过疏枝。不骄不弱,不俗不媚。香雪翻浪,翠如其间。折枝香满秀,如画翠上枝。

“五一”假日闲来无事,我信步走到附近的一处小山上,这是一处尚处在改造之中的公园,远远地就看到紫樱云蒸霞蔚。沿石阶而上,在山上众多的松树间夹杂着几棵槐树,一串串槐树花散发着淡淡清香。在春夏之交,一嘟噜一嘟噜沁香袭人的槐树花成为春天对人们的无私馈赠。

这种槐树,农村叫洋槐,舒展大气,是上世纪农村最寻常也是最美的风景。一股种植在屋边和道边,每年四五月开花,鲜嫩、清香。唐朝韩愈有“泥雨城东路,夏槐作云屯”的美句,夏天风雨之后,槐树迅速抽枝展叶,像一团团云在路边屯集。宋代赵师民《句其二》诗曰:“麦天晨气润,槐夏午风清。”麦子成熟的季节,晨风里空气湿润。这槐树舒展的早夏,中午的风也清凉了起来。

暮春时节,槐花盛开。村北的山上有一片槐树林,槐树高矮粗细错落有致,层层叠叠,一串串洁白的槐花缀满枝头,空气中弥漫着悠悠清香。远远望去,俨然一片绵延的花海。老树干沧桑,树冠硕大,高耸入云,青翠的叶、莹白的花映着蓝天,愉悦氤氲开来。低矮的小树上也挂着花,伸手可摘。“槐树五月漾琼花,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,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闭上眼,深呼吸,一丝丝甜润的气息沁入肺腑。微风过处,槐花翩翩起舞,似一群皓齿蛾眉的素雅娇娘,轻言俏语,婀娜生姿。村妇结伴采摘槐花,她们蒙着头巾,戴着手套,手拿钩子,跷脚伸臂,钩下的槐花掬在篮子里。采摘间隙,抓一把塞进嘴里,顿时口舌生香。

在农村,房前屋后槐树随处可见,童年的夏天,在绿荫如盖的树下,我们下棋、跳方、踢毽子、捉迷藏、粘知了,趴在麻袋上一手托腮听收音机里刘兰芳播讲的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评书,槐花片片、槐花小炖沫在农家巧妇手里成为那个年代果腹的佳肴,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的今天,上了年岁的人还不时用槐花打打牙祭,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。